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齊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又北海郡營陵縣或曰營邱志又云臨淄名營邱應氏劭於臨淄曰齊獻公自營邱徙此於營陵曰師尚父封於營邱陵亦邱也此主志或說也薛氏瓚則曰臨淄卽營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此主志文而不以或說爲然也水經淄水注引爾雅釋邱水出其前左爲營邱而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今臨淄城中有邱在小城內周遭三百步高九丈北降

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邱之名與爾雅相符孫氏炎郭氏璞注竝云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詩疏謂水所營繞故曰營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應說爲謬數說竝同獨顏氏師古謂臨淄營陵皆舊營邱地殊非緣陵乃杞地一統志山東青州府虛危分野玄枵之次臨淄縣有臨淄故城在縣北八里亦曰齊城

詩譜以雞鳴下五篇哀公詩南山下六篇襄公詩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序竝不舉號謚鄭據詩次言之孫氏毓以雞鳴譏晏起而東方未明刺早興疑非一君其說有理疏堅執鄭義未然也實則哀公爲大公玄孫變風始作有詩若干篇何以閒八世至襄公而詩乃嗣晉亦其可疑者闕之爲是

雞鳴

序思賢妃辯說以爲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集傳云美者就其辭言之耳實則思賢妃意爲多荒淫怠慢其失自在時君詩人不得已而有是思主文譎諫之意也

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案此小誤夫人以雞既鳴則朝盈警戒其君以早起耳其實君起常禮不待朝盈也下章亦非分言夫人及君朝禮

匪雞則鳴二句疏曰作者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序下則曰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胡氏後箋以爲彼此互岐繹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

愈見若如序疏所云則是夫人自以爲尙早非經意矣辨析甚當集傳呂記並同傳箋以蠅聲爲早嚴氏從曹氏說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東方明爲月出之光顧氏學詩駁以據此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旣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蒙又謂下二句果哀公荒淫之辭是三章無一語及賢妃而序文爲贅設矣且末章依舊說何其溫厚依嚴氏何其媟狎詩必不然其以雞鳴前無蠅聲後儒因遞出新義皆以辭害志竊所不取　蠅之爲物不時有當其感炎熱而動深夜亦飛鳴有聲固有早於雞鳴者矣況四方物性不同又本係設言者邪

或疑依舊義如經文辭氣雜出何曰詩與小雅庭燎相似彼先

正言其時方狀宣王之心此先述賢妃告君方正言其時立言不若此無以見其非眞雞鳴與蠅聲也三章疏所謂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孔以爲承次章東方明申言之良是

朱氏通義安溪李氏並述或說月爲日之誤未詳出自誰氏胡氏以爲本集傳則無其文所謂東方明則日將出者蓋據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言賢妃以君將視朝之候復用相告故繼之云此再告也非月當作日之謂不然釋上章方以蠅聲早於雞鳴釋此又以日出晏於東方明不相悖乎

會且歸矣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義甚典

確集傳謂俟君不出將散而歸此雖係設辭然古人立言有體

季氏本謂恐無此禮㫤是

箋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案庶予子憎此說爲允

曾氏以庶無釋無庶嚴氏亦曰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曾

又以予子平說嚴氏復謂予子吾子也哀公稱其所昵均未然

而嚴之解予子尤非

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

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案春秋傳所

謂妻柔而正者如此

太平御覽引韓詩雞鳴讒人也疑脫疾字薛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

似也案此但可以釋匪雞則鳴二句於篇首二句及次三章則

難通矣

還

序文所云正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呂記述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此深得詩人微指

劉氏通釋謂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葢不質其爲哀公所致也此說爲允姜氏廣義亦謂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逐禽幷不言國人逐禽之非而但述其交相稱譽則其俗之不美由於上之化導可見後序謂哀公詩不可從其去取正折衷朱子也　鄧氏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此美說

所本

箋謂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疏以馳車明之是也又曰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二獸疏申以子卽與我竝驅逐兩肩獸亦是王氏謂竝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似失其義如箋疏說則一時出獵之爲子我者非有限數也何嘗不多邪

漢書地理志引詩還作營峱作嶩云臨甾名營邱顏氏注齊詩作營之往也（顏謂齊詩段氏小學疑之案此蓋本之前儒可無致疑）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然不可以釋毛本之還且其義亦短既云往營下又何以云竝驅從禽也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案釋文第曰峱崔本作嶩初無是說陸又引韓詩還作嫙好貌儇作

婘亦好貌與毛字異義同殊勝齊詩凡主地名爲說者皆好奇
之過不可從也
輔氏謂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發抒民氣而以之
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爲
戒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稱譽其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
而失其是非之正矣案此亦程子易傳所謂先王制其本者天
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若宣王之車攻吉日秦襄之駟驖
便嚴肅不同騶虞至矣
著
嚴氏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折中曰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之親迎于渭世子之禮也韓侯迎止諸侯之禮也有女同車美得禮也俟我於著刺失禮也春秋於夫人之逆至苟有失禮必詳書之重人倫之始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

箋謂陳親迎禮以刺張子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呂氏復詳爲之證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旣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此昏

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義至確矣箋說通述人臣親迎禮則壻既受婦當自內至外今由著而庭而堂皆自外至內明此爲正陳不親迎事故集傳及諸家竝從張呂

疏申箋曰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揖曾氏釗謂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則壻先出不與婦竝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邪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

降出竝不言揖者蓋女父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壻授婦綏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箋自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辨正詳確然又謂詩意本陳親迎禮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互見也案果陳親迎禮詩何以不舉女家引出而偏言夫家引入邪明當從張子義

素青黃即充耳玉色當從傳（釋素爲象瑱者以明其爲士耳未允也）而尚之爲佩以疏所申爲長三章總言卿大夫士當從箋鄭以素青黃爲紞孫氏毓駁以瑱縣當耳故曰充耳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鄭說爲謬於名而失於實其辨確矣且紞色亦非一時易別者故詩辭皆不及之況初昏邪知尚之爲佩者佩玉瑱

琚瓊瑰玉佩詩言佩每以瓊冠之此詩舉佩以見服猶舉充耳以見弁冕也知總言卿大夫士不分三等者三章或相次或變文無以見其尊卑之縣絕也

詩辭始終僅舉充耳瑱佩者女子始相見有廉恥之道焉又刺不親迎得見充耳瑱佩又以知古者由父家之壻家猶未爲之擁蔽其面焉通典東漢魏晉始以紗縠幪首

方氏有讀齊風篇以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其論殊鑿而以言此詩尤臆斷

東方之日

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王氏肅曰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傳又曰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王曰言昏姻

之正禮刺今之淫奔申傳甚簡明疏以姝子指男子我室爲女子之室猶據箋義以明毛未是

胡氏後箋曰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譎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失道推本之論傳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姝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姝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爲男子之室履禮也卽就也言彼姝之子所以在我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爲昏也闥亦男子之闥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爲明盛箋以日月在東

方喻不明殊迂曲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又淺矣案胡之必易疏者昏禮壻親迎升堂不入室婦至夫家始有入室明文也發合如疏爲發足謂啟行也禮通言六禮而親迎爲重咸彖傳所謂男下女禮記所謂男先於女者也序不能以禮化者亦指不能正此昏姻之禮耳

東方未明

序旣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又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蘇氏以爲雖衰亂之世亦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辯說亦謂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二說爲是集傳承用上二句去其末句至爲精審李氏反疑號令

不時爲叅未允

嚴氏謂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又謂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與郝氏敬亦謂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爲說亦善然集傳尤直截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聖人法天道以爲節臣無用其促遽君無待於召令此所以爲得中中故可常令一不依節而上下紛紜如此夫豈可常者哉葢節卽禮時君方自謂勤政而不知其非禮也

李氏曰瞿瞿毛以爲無守貌葢謂折柳不足以爲藩亦猶狂夫爲挈壺無守而不任職是以兩句爲兩義王氏謂折柳樊圃則

其於限禁也不足賴矣狂夫瞿瞿則其於守視也不足任矣與
毛相似蘇氏謂爲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
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此雖兩句合爲一義不如程氏曰
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懼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
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此說盡之蒙案程子說爲集傳呂記
所本　集傳瞿瞿驚顧之貌此兼本蟋蟀傳瞿瞿顧禮義此詩
程子說狂夫見之且驚懼意推之他經皆協
說者以不能辰夜主刺挈壺氏案如程子說此句乃蒙上二章
言上所刺本以失之夙此更窮極其弊謂折柳以樊圃狂夫猶
爲之瞿瞿以有限耳今東方未明而遽自公召令不能時節其
夜如此是無限也則今雖失之夙者後必有時而失之莫矣蓋

進銳退速勢所必至非獨失爲政之體而已

南山

衛人之刺宣曰鶉鵲齊人之刺襄曰雄狐逆理亂倫人情共憤雖君公之貴不得奪是非之公也而此詩之辭尤顯著故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以其爲大故不可一日立於其朝矣嚴氏皆別爲之說而以此爲通刺魯桓殊泥至後二章刺魯桓乃探論致禍原本桓亦不得爲無罪嚴謂辭意不貫亦非也

傳南山齊南山疏謂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不指實何山胡氏後箋引牛山南郊山爲證而意主南郊山陳氏疏則專指牛山謹案一統志山東青州府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左思齊都賦牛嶺鎮

其南水經注天齊水出南郊山下卽牛山也冊說又有南郊山在縣東南十里連麓而異名耳據此則南山之卽牛山無疑牛山南郊非二山也胡說本之顧氏方輿紀要未甚明晝　又案劉氏帝臣曰南山傳齊南山疑卽孟子所云牛山也其說先於胡氏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葢謂隨其服之尊卑各自爲耦耳箋說甚鑿詩以兩與雙見其耦非以兩與雙相爲耦也且葛屨何以喻文姜冠緌何以喻齊襄義無所取疏强以鄭意申毛藍田呂氏謂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兩五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甚明又謂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則沿鄭誤集傳謂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

極簡盡

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䕃疏申以旣耕而東西踐蹋槩摩之嚴氏引曹氏說齊民要術云種䕃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䕃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埶䕃爲喻也此勝疏義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季氏本謂桓公娶妻時父母已沒而此云告父母者告廟也正與傳合箋議於生者卜於死者則通

凡爲昏者言之與傳義相足

左氏傳於嬴之會云成昏于齊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然詳詩云旣曰得止乃有媒之明文且前是公

與齊侯陳侯鄭伯有稷之會矣烏知其無爲之媒介者乎

箋釋鞫以盈從釋極以恣極（疏謂非釋中極恐非）並就桓言之是也集傳俱訓窮憲正同傳極至也蓋承窮字說窮之至爲極也申繻之諫詩人之譏並據禮言究觀其故則桓弑隱自立于討不加會贏之舉如齊之役蓋皆天奪之魄爲而襄之斃桓連稱從妹之閒又隨踵其後無錫高氏有言人心卽天自感自應豈不然乎

甫田

詩有正義有旁義此爲齊襄妄求諸侯而作正義也讀者可通之於學問推之於凡事旁義也

傳箋三章皆興集傳以爲比由不指襄說故以小大遠近平言

依序則作興爲是箋謂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蘇氏謂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並得經指然詩人先破其好大喜功之心而後告以求之之有道立言次序安與集傳相參黃氏謂齊宣之求大欲卽齊襄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之意末章卽孟子發政施仁之意舉似頗當

箋謂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蘇氏謂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苟脩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呂氏謂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

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並允詩人不欲竟絕之
而諷以求之自有道也用意忠厚如此然襄公無道安能端本
澄源故但以喻意出之亦於知人之明不悖范氏補傳謂襄之
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效成人冠服嚴氏謂以喻襄之獵等躁
求義味不逮遠矣

盧令

蘇氏謂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
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集傳亦謂與還略同然詳繹經文國
人喜望之神溢於言表自非有德之君不足以當之序謂陳古
以風其寄意尤深也傳於美且仁歸之平日而田獵又以順時
共樂同獲義亦本末兼盡與孟子對齊宣王之言正相發明

胡氏後箋曰還詩揖我謂我等語是自今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辭故以爲陳古

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郜左傳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爲襄公好田之證嚴氏謂國人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此得言外之指

仁言其恩鬈好貌紬義謂卽澤陂之卷言其容箋讀爲權訓勇壯者非張氏參五經文字權字注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胡氏後箋謂訓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偲說文曰强也言其才美則統言其德也文與叔于田章末相似而氣象縣殊故傳釋彼以美爲美好此則以爲美德言固各有當耳

敝笱

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詳詩列南山之後載驅之前序說可信郝氏敬謂詩作於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也莊公於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允矣

詩惡魯桓不能防閑文姜張子以歸止爲反歸於齊者是鄭必以初嫁釋之而大國女出嫁僕媵盛多又不可謂之不能防閑則以爲心志之不定殊爲曲說顧氏學詩謂考莊公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

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足以證明張子之義矣　陳氏啟源知箋義之難通別爲說曰桓弒君自立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其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茍之儆也不儆於彭生乘公之日而儆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說似有理然拘一歸字之詁致費周旋未安也

陳氏又謂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案詩人吟詠與春

秋書法不同春秋惟出嫁及大歸曰歸其歸寧則但見於傳文
左氏於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云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
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是也若詩辭則葛
覃云言告言歸歸寧父母矣猶曰此父母在也至載馳歸唁衛
侯明其兄也非婦人反父母家稱歸之證乎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
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序惟有所傳故斷然以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歸諸襄公之事傳箋以四章上兩句言襄公往會
通道大都下兩句言文姜來會一本序說集傳易爲通言文姜
於文勢似尤順但簟茀傳謂諸侯路車何氏古義引陳氏禮書

云齊襄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二者更不容溷嚴氏雖謂婦人之車亦言茀然婦人言翟茀不言簟茀胡氏後箋謂齊人自刺其君其辭宜隱故簟茀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言之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蒙案齊人於君固未嘗斥言亦以著其彼此來會同心淫縱而其爲惡又自襄公倡之也宜從舊說

顧氏學詩謂嚴言四句分作二人辭意斷續必竝言文姜文方貫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胡傳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

明已在道疾行未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連夜啟行赴之
君敘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
也剖析最精
發夕傳自夕發至旦此說未是詳經文蓋言文姜聞襄公之來
其時已晚隨卽發行不待明日所以深刺之意亦必有所徧之
館豈弟翱翔遊敖則日中在道事也韓詩釋爲旦雖古有此訓
亦非其義
豈弟傳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謂無慙恥之色是矣翱翔遊
敖由是而生箋讀豈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此亦
必有本故爾雅釋言曰豈弟發也然毛義自善
汶水諸家皆知有琅邪泰山之異而說未明書何氏古義謂汶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酈道元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又許氏說文以爲汶水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此淮南子所謂汶出弗其者乃青州之大汶小汶非此汶也其水入濰而淮南子以爲流合於濟則幾與此汶混矣此論爲確

襄公文姜固無羞惡之存然敢於宣淫如此者則以王室衰弱大司馬九伐之灋不復行於列國故也風詩春秋安能爲之諱乎胡氏春秋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傳引敝笱爲證而曰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竊謂詩錄此篇亦然

猗嗟

序義周至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呂記曰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嚴氏曰文美之事蓋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言之也竝善得詩指

抑若揚兮集傳揚目之動不如傳抑美貌從陳氏疏揚廣揚疏申以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顙貴闊此揚是實字卽君子偕老之清揚揚且也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下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疏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是解揚字仍與鄘詩傳揚眉上廣近胡氏後箋謂此揚專指目言與廣揚之揚不同嚴氏引錢氏云揚起也言目俊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

瞻視之明是也揚屬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
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允矣
箋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集傳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
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二說竝當詩之妙於立言得集傳益明
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釋文
反韓詩作變變易胡氏後箋謂復其故處當即五射所謂參連
也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賈疏曰四矢貫侯如井之儀此於
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不出正兮已足該之必如箋
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詩首章詳言威儀次章威儀技藝平言卒章則詳於技藝三章

有次序始至見其有威儀及射而又見其有技藝也嚴氏曰始概言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爲臧不出正言其中射則貫言其中而有力四矢反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爲臧也案此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之時卽公羊傳之公與齊侯狩于郜莊於是無人心矣作詩者齊人故猶未討其忘父讎也

序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趙氏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就後事言善矣顧氏日知錄述劉原父說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又述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葢先儒皆

主此說因以序與趙氏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嘗時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懲君母之尊挾齊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顧氏此言尤爲探原之論陸氏詩學亦曰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空復夫人親與乎弒如鄭莊之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乃爲權而得中趙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姜也意與顧合　乃其禍端則桓實成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使魯桓能用其言亂何從生故曰禮之

防人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集傳備載始末於南山篇後有以
也
明崔氏銑洹詞曰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齊襄立莊以
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何僕從
之制案莊於始生舉大子禮儲位早定桓弒莊即立豈齊襄之
力魯請以彭生除惡而齊殺彭生其心猶有畏於魯也莊亦未
嘗藉齊以自固莊之元年春正距桓弒已歷三時姜猶留齊不
敢歸歸而魯人責以大義旋即孫齊姜亦非眞有以愚其子懾
其下者至二年爲禚之會姜始肆行無忌故始之通桓縱之後
之姦莊成之也崔說未合又曰如莊公者痛父復仇而已它無
所忌焉居文姜而餼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衣衰食

糲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耆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其論與顧陸竝極嚴正朱氏通義述崔緒論乃謂為莊公者誠無計以處此則不成議論大失崔之本意矣王氏總聞亦謂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此不明風詩春秋之義者也君即早年大臣安在匹夫不可犯以非禮況於有邦且威儀技藝固美矣顧獨暗於大義乎

學詩詳說卷八

學詩詳說卷九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魏

呂氏於鄭譜下引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桊譜云雷首之北酈注則云北去首山一十許里二者不同毛氏奇齡戴氏考正皆謂在雷首南一統志解州覚參分野實沇之次芮城縣有河北故城在縣東北里許一名魏城卽周初魏國亦引鄭譜水經注文而解州中條山在州南二十里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中條卽首山是魏都在首山南十四里許也漢書地理志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賓諸河之側鄭譜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疏以爲其境踰汾朱氏右曾曰蒲坂爲魏地北接汾陰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地不得踰汾矣汾陰今山西蒲州榮河縣蘇氏魏爲晉詩之說集傳載之而爲疑辭嚴氏引曹氏說謂當在未并於晉以前又自爲說曰季札觀樂邶鄘衛爲衛風而魏唐異識知魏風非唐矣園有桃十畝之閒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朱氏疏義又曰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質樸亦不同直以爲晉詩不可也陸氏詩學亦曰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矣可例諸邶鄘哉至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爲晉詩然齊有公行則亦

未可泥也足證蘇說之難從

方氏謂魏風非既併於晉之詩觀伐檀碩鼠可辨晉自曲沃桓叔以好德爲國人所附至於武獻方務撫輯其民而用之豈肯使之失所而永號所云樂土樂郊未必非望走在晉也亦善

葛屨

葛屨刺褊者刺俗也而亦以刺君然其俗機巧趨利皆其褊心所爲詩之所明言也歸本於其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者詩之所未及言序者爲原其意云爾故集傳謂其俗儉嗇褊急義似小異而實與序相發明

傳箋言禮俱踈亦詳明集傳以服之爲服之於身好人猶大人然好者美好佩其象揥又與君子偕老象之揥也文符明是

女子尊貴之飾且以提提云云爲威儀服飾之美揆諸上之履霜縫裳下之褊心亦不甚協知當依舊說好人即女而服作整治解言裳要衣領或可使好人整治何乃使之縫裳乎好人提提三句乃婦初入門事言是女容飾之盛如是而遽使服縫裳之功所以爲褊心而可刺呂記從毛鄭得之

范氏補傳嚴氏依集傳而又變其說范謂今所至通都大邑寶人家女子至出市井爲人刺繡恬不爲怪嚴謂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出爲人縫裳治衣裳之要領以爲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以下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古者男女之別甚嚴恐無未嫁女出爲人縫裳之理況如舊義此好人即卿

大夫之妻未成婦而其夫使縫裳所以興刺安得以爲庶民未嫁女而爲他人縫裳也嚴又謂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今俗稱猶然蓋當時俗稱如此集傳故以易舊說然卽可通於上章之末二句而不可通於次章上三句當從傳箋

維是卽指上女手縫裳言之詩人病其褊心是以興刺褊心序

魏俗未是序君箋說似過

儉美德也儉而不知去太甚則褊急以處心纖嗇以殖貨其弊將入於先利後義故君子得中之爲貴廣漢張氏說甚精

汾沮洳

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本作其君子疏亦謂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此斷以君子爲是魏卽

儉嗇亦何至以國君而躬自采菜哉詩所指當卽指貴官故舉
公路公行公族以例之言與其職不相稱耳則當作君子不當
作其君亦明矣錢氏詩學又謂采莫采桑采藚非大夫自采使
其家人采之耳皆與小民爭衣食之利也與孟獻子所謂畜馬
乘不察於雞豚者異矣亦通
傳萬人爲英與下章美如玉不合范氏易以草木之華是也
箋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案此
以左傳輅車之族當公路而不云公行服氏釋左傳曰輅車戎
車之倅杜氏曰公行之官以輅車當公行而不云公路疏始牽
合爲一云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行列謂之公行陶
氏定山以爲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諸侯亦

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最是蒙又就詩辭觀之公路與公行殊
文猶之公族何以見其必爲一官陶又謂秏車是兵車非路車
斷從杜氏亦不可易惟謂路車主守且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
皆以同姓爲之則於經無據又以傳有餘子無公路謂或卽以
餘子爲公路案疏云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
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足證其失若李氏紬義亦知孔公路公
行爲一之非而難杜鄭謂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
爲公行而曰爲秏車之族然左氏初不及公路又何以知秏車
之卽公路乎陶義爲允
輔氏曰儉以能勤而不顧禮則苟可以得者無不爲也采莫采
桑詩人特舉其一事耳然則作此詩者蓋生乎其時而不溺其

習者也桀生其時而不溺其習有先王之澤以爲據依也風雅刺詩蓋莫不然

園有桃

首二句作興爲是傳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程子亦謂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民雖寡能用則治於興義見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允矣箋以爲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恐非

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如傳說是詩會不能用其民之意者若箋所云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衞之使狂夫不能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以衞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

愛民而已啻爲大國滅之將亾是猶食其桃棘弗修其圃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案此申序傳之義精矣詳繹之嫌於圃字太著迹蓋園有桃喻國有民園有桃其實之可殽者以培植灌漑之故也喻國有民亦可得其力者以有德教治之故也詞淺而意則深推之凡事莫不然

序謂大夫憂其君詩人之意則然而其辭未必直斥也箋謂彼人指君呂氏載朱子舊說亦云彼君之所爲今集傳省去君字較審云彼人以有不忍斥言者耳士箋釋爲事迂曲戴氏曰士作是詩季氏本曰士未仕之稱亦稍迫切季又曰彼人指當國之人則允嚴氏謂士者人臣之通稱此爲得之

彼人是哉二句舊說謂狀不我知者之辭本當嚴氏易爲荅見

責者云彼之所行果爲是乎于所言何爲如此也許氏同之義味反淺

蓋亦勿思指不我知者非自指集傳至當箋謂無復思念之以自止失之

折中曰魏小而偪於晉事有可憂而當國者不知且自以爲是也附和者同聲是之有知而憂之者且羣起而非之於是無識之人隨俗浮沈置是非於不問而可憂之事果無有知之者矣其傲皆由於膜視國政而不與分憂不思故至此也庸臣誤國大抵如斯勿思一語辭婉而意深矣

陟岵

顧氏本音載李氏因篤之說曰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

而子季弟於句半韵協下音段氏曰此五字句子與巳止韵次章季寐棄韵三章弟偕死韵行役夙夜無巳六字句案疏云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寢無得巳止是亦以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巳句如段讀全詩句半爲韵者其句末必有韵李說未若段氏之確也

箋以爲思其父母兄之戒集傳易爲想像其親念已祝已之言案呂記引廣漢張氏云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父所以念已之心之爲深切也說蓋本之張氏經父曰母曰之文繫於陟山瞻望之下明不必父母之有是戒而孝子曲體親心如是也由是推之親或不幸先亾亦安往不可想像哉嗟乎此古人所以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也

折中曰既從王事似不得復顧父母而聖人錄陟岵者教天下以中道也夫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慎慎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教以貪生而苟免也終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方氏謂三代前無子別父母之詩蓋孝子仁人不忍一夕離親而宿於外至以征役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就途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己慮父母之疾痛衰羸但言父母閔己之勞瘁懼己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至也

十畝之閒

首序刺時固是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蘇氏駁曰大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亾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辯說亦謂國削則其民隨之蒙案經曰桑者則非謂所受田可知行者將然而未然之辭也如後序義於經文殊不相似

蘇氏謂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此集傳所本蓋其道行也其言從也國雖日削與君同存亾可也道不行也言不從也進而無補於世孰若退而無愧於心此賢者處身之

正而非有所懟於君國也雖然賢者之自處則得矣而有國家者任其樂於就閒而不爲之所時事不可問矣故曰刺時

箋以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爲削小之甚疏因謂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然無是理也且十畝果即所耕田詩何不言耕者言桑者張子以爲場圃之地集傳亦謂郊外所受場圃之地是矣劉氏克謂名詩以十畝之閒者如孟子五畝之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姚氏舜牧范氏詩瀋略同案諸家亦是舉此以見其概非定謂二家兩宅也如集傳自渾

嚴氏曰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歸或相與逝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折中曰君子之仕也原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

逸者非果於忘世也或事權不屬欲勞而不得或時勢難爲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

伐檀

序說與詩辭皆合如集傳覺於中四句不相似合從舊義魏有君子而不見用所用者皆尸位之流時事不可爲矣然詩於在位不見爲榮見爲辱於君子則知其志信其行固作者好惡之正亦先王之澤存焉爾

傳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淸且漣箋申以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本明下又云彼君子斥伐檀之人見其非別指耳疏誤會以爲君子身自伐檀范氏補傳謂詩人言君子不得進仕失其所非謂君子自爲伐檀之事也檀不宜水不可用於河猶

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孫氏燾同邑人著有毛詩說亦謂坎坎然伐檀木而置之河干不爲人用猶君子不得仕進也河水濁而俟其淸且成波文猶君子之待時也毛之說詩如伐檀等語未有作實事者得之

檀木性芳而堅伐檀爲車本可致遠而寘之河干以俟水淸漣喻君子負才而處閒散地也其必取義伐檀者爲實以古聖賢成己成物之學難進易退之道厚自期待而不肎貶屈以從時趨也不素餐之根原早立於此

集傳謂美君子之不素餐故以中四句狀君子之志但須添字乃明王氏詩疑曰集傳作自言呂氏作詩人之言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案序所謂貪鄙所謂無功食祿

皆於此四句見之無功食祿正貪鄙之實爲人臣者明此則知一日食其祿卽一日不可無其功反是者貪且鄙豈必簠簋不飭而後爲貪哉

方氏曰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縣貆乎治人者食於人以貧薄之地竭力以奉爾望相恤也而爾不我恤獨不聞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諷此人之不然也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若自食其力不妄言數如此其多且於禾曰取則爲取於下明矣古者民風渾厚田獵獲禽必獻於上豳風所謂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

傳一夫之居曰廛疏申以一夫之田百畝案遂人夫一廛田百

畝廛與田別此方言禾數因廛以見其田也
億傳爲萬萬箋爲十萬集傳呂記並從箋蓋廛之禾秉有億而
億爲之囷此大夫之祿三者各指其一而實則同曹氏謂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億數與三百廛遼絕案古者言囷不拘然畝石都小實亦不大相遠也若如傳義非一廛
所能有也

碩鼠

後序以碩鼠指其君甚乖義理蓋貪殘之政可去而君民之體
不可失也黃氏謂君雖重斂猶吾君也而國人以碩鼠喻之是
無君也意伐檀刺在位貪鄙則此詩未必非刺在位辯說曰託
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庶合風人之旨嚴氏亦謂碩鼠指聚斂
之臣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

稱其君不可也戴氏又謂碩鼠譏有司也謂狡童碩鼠爲君失聖人刪詩之意矣序此類斷難從

鹽鐵論取下篇云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三家說葢取春秋事以言詩亦刺重斂之義然去魏亡之世幾七十年且非魏事也

有德有勞與首章有顧一例是就上之人說箋不有施德於我不有勞來我是也范氏謂不以我爲德不以我爲勞則與有顧不類矣且民而欲上之以我爲德亦非立言之體集傳呂記從之未若舊義之安

集傳之比只指首二句貫女去女則直斥其上矣輔氏謂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有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

去焉非民之罪也說自分明

爰得我直范氏謂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直誰之永號

集傳當復爲誰而永號乎此二說爲是

折中曰魏之爲國地狹而民貧寬以撫之猶懼不競而乃重斂

者未必不因國小起見也國小而介於强大則役繁而賦寡財

不足以集事則必至於加賦賦加則民愈貧民貧而賦不減則

輸納不前於是乎迫之以追呼威之以敲扑非不知民之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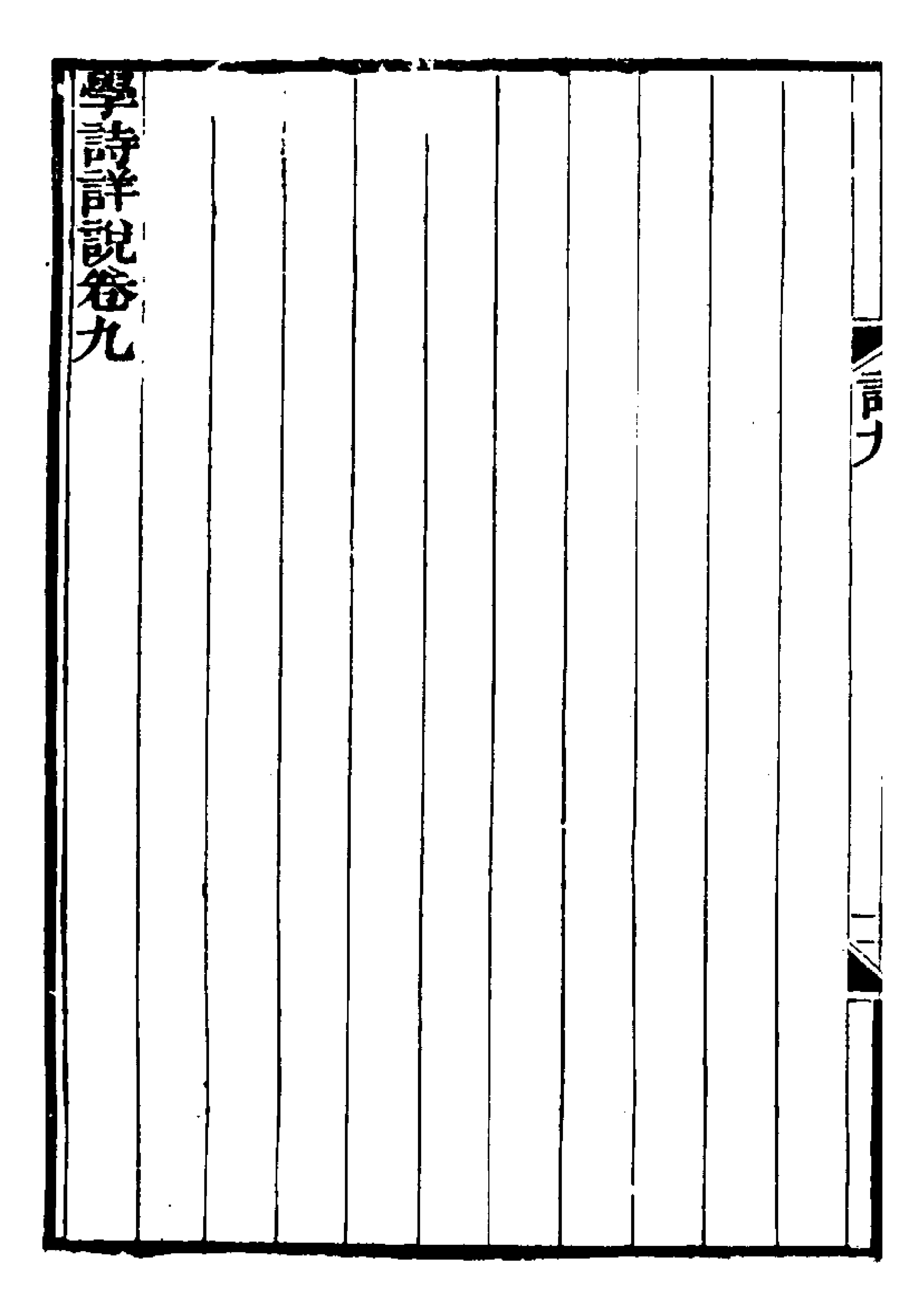
而莫肎以爲苦者謂民愚且弱雖苦之不至於怨叛不知苦之

甚而至於不可受則逝將去之矣敵之來也猶有計可以禦之

民之去也則無術可以留之至於民去而後知向之重斂乃爲

敵積也故魏風終於碩鼠

廣漢張氏謂猶有所未忍絕故著其情於詩范氏補傳亦謂有不忘其君之意說固厚矣然民之不忍遽絕自在三歲貫女之時至是莫我肯顧而後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焉則去之雖決而不得弭其怨也政之害民莫甚於重斂夫子錄此正以著民情之無常欲在上者知所監戒耳夫言固各有所當也



學詩詳說卷九

學詩詳說卷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唐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又曰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譜以下竝同之皇甫氏謐以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薛氏瓚應氏劭又以唐爲河東永安疏謂詩唐國果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駁正甚明嚴氏亦曰堯都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一統志太原府昴畢分野大梁之次晉陽故城卽今太原縣治故唐國晉水在縣西南

蟋蟀

序謂刺僖公集傳易爲民閒歲晚務閒相與燕飲序說關係較大且此詩非知禮士大夫不能作也

馬融廣成頌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所云以禮爲界甚善誠辨於其界而運以精心於治國乎何有何謂精心思是已此道之經緯也政之本原也

傳九月在堂何氏焯曰歲聿其莫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姜氏廣義璉之以其用周正也固是然詩或據民俗而言不能畫一葛生夏之日冬之夜又於夏正爲近矣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於外云禮樂之外憂云可憂也王氏肅申之以爲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

憂言荒則憂也案此有精理詩欲借以禮自虞樂傳兼言樂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居以是則無斯須去身矣然又防其或有踰越以召憂此所謂憂深思遠箋曰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外謂國外至四境憂謂鄰國侵伐之憂義相足成列女傳仁智篇引周語密康公事而曰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此與毛近職訓主本釋詁詩之通訓十月之交抑桑柔皆然也

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歐陽氏曰思其外謂廣思慮也集傳謂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嚴緝又謂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此皆正

解與傳箋不相悖傳就行樂言箋就國政言諸說則義近鄭而渾言之

呂記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案無已大康好樂無荒防其過也職思其居良士瞿瞿示以節也歲云莫矣而不及時自樂則是終歲張而不弛固不可然世人言樂徒求諸淫佚縱恣之中是乃不樂之大者樂於何有故即繼以無已大康爲樂不過度而惟職思其居則分內之責無不盡矣職思其外則意外之慮無不周矣職思其憂則事後之患無不防矣好樂無荒又承無已大康而申言之益至瞿瞿者無

念不在禮義蹶蹶者無動不在禮義然後終以休休而安焉夫
樂至於安而止矣是所謂以禮自樂也以禮自樂則仍無怠其
儉而能得乎儉之中道故足樂也

山有樞

序文似繁義實分明范氏補傳申之曰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
矣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也道者政
之本也本之不修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
鐘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掃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
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亾將至故爲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
誠可刺也詮序勝疏

呂記謂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以是物行爲他人

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嚴氏亦謂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則必瞿然知懼汲汲思所以爲防患之計矣並得詩指然其感發而思所以防患者無他亦曰修道以正其國焉耳

漢書地理志引蟋蟀葛生及此篇語以爲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案此蓋魯詩說集傳謂視前篇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義亦本此但云是荅蟋蟀而解其憂則近臆說車馬廷內鐘鼓與瑟亦非農家所有也

辯說謂此詩之辭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郝氏敬以爲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此不然如章末二句詩人忠厚之情豈忍施之於君非謂君人者惡聞而宜婉於言也何氏古義

曰朱子之論自正惟謂苔蟋蟀之意則無據詳味詩意以爲大夫相告語者近是朱氏通義姜氏廣義趣之且謂辭不直斥昭公而意則憂君之至蓋詩本爲昭公作也允矣

傳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嚴氏曰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於義爲長

錢氏詩學曰上章鍾鼓不言日此言何不日鼓瑟者以士大夫無故不徹琴瑟也羅氏云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

修道所該者廣詩就淺而易見者言之而義無不包惠氏周惕曰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洒埽庭

內所以無廢事也弗洒弗埽則門內無譽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衆服食起居音樂雖人生至淺近事而道即行乎其中況人主尤當振刷志氣使綱舉目張不可一日以怠觀序接言政荒民散知詩暨序所云原非謂行樂之事也惠說足發呂嚴未盡之意

揚之水

當如序以爲刺昭公詩與叔于田大叔于田同例全述國人之辭而不贅一語使爲君者聞之有鑒於民心之去留而早爲之所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嚴氏以予指潘父之徒君子指桓叔分析太過又以末章爲反辭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則是我爲作詩者

自我之辭未若舊說通作國人言爲安案詩特就大概民情立說以悚動其君使之知所悔悟實則民性自多忠義不忘故君況於唐風之惇厚又非他國比哉

箋以揚水二句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有禮義歐陽氏謂序言桓叔盛彊爲晉患昭公微弱民皆捨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桓叔之善治其民而民之就禮義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此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能流束薪義同因易以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案二語未融白石與束薪不同謂益形其磊落耳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耳劉氏敞亦謂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非昭公微弱不

能驅百姓歸沃沃以盛彊如此方與王鄭一例

傳引郊特牲文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爲綃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疏曰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略之也又曰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案鄭云魯詩者魯詩說也而卽以見作綃之爲魯詩鄭改字率有據也詩不斥正服而舉中衣猶是風人之情然欲推戴爲君之意昭然矣

地理志河東郡聞喜縣晉成侯自晉陽徙此鄭譜曰叔虞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一統志聞喜故城在山西絳州聞喜縣西南古曲沃今聞喜縣令之曲沃則古之新田也屬平陽府

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謂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亦謂詩人述民情如此非詩人自我亦非作詩之人卽從子于沃之人也劉氏謂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叛之實也蘇氏謂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欲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謂旣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是言得衆心也張横渠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數說甚明

鄭莊彊而段輕故但言其多材得衆而已足晉則昭弱桓彊與鄭事勢不同詩言素衣朱襮從子于沃以見顯移國祚而不難言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以見陰行弑逆而莫禁憂之深故言

之切葢桓情叵測且非此不足警動暗主之心也

輔氏謂君人者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之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心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所論暗弱之失國家末事皆然可爲萬世殷鑒然威靈氣燄豈事誅賞之不測哉亦彊勉爲善令大綱舉萬目張而已

椒聊

嚴氏謂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於彼其之子曰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陸氏詩學亦謂彼其之子顯外之姜氏廣義又謂郝氏敬以彼其之子指昭公謬甚桓叔篡弑之賊聖人所必誅

存二詩以見晉人憂國之忠而亂賊之必不容於天下也最是
無朋傳釋爲無比箋釋爲平均不朋黨後儒皆從毛是也孫氏
毓謂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弑昭公而求入焉
能均平而不朋黨乎其論甚正疏乃以鄰國駁之不知沃旣爲
昭公所封君臣之分自在況其背恩忘義陵暴宗國尤王法所
必誅者詩一曰碩大無朋再曰碩大且篤特以其善自結於民
而勢又蕃衍盛大將爲害於晉爲昭公言之耳豈眞以成師爲
是哉

傳條長也疏曰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阮氏
挍勘記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通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
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不以枝言陳氏疏亦謂條與脩皆

從攸聲二字同訓於義爲勝陳又以下章傳言聲之遠聞也此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上言上當有遠字遠言聲之遠聞也正釋經遠字條長也釋條字箋椒之氣日益遠長正申毛傳亦確蒙又謂聲蕃馨之誤就椒聊說故箋以氣言

成師之在晉猶鄭突之篡忽明永樂之篡建文皆乘時妄據非分以蕃育其子孫冣不概於萬世之人心者也詩人非特不當美幷亦無庸刺序刺晉昭不可易

綢繆

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自鄭氏外說者竝以爲思見而不得未若蘇氏謂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集傳本此蘇又謂居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旣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有所怨之辭也集傳易為喜之甚而自慶之辭詳詩義乖之乃盡蓋因自喜而終之以懼也新昏者如此國之亂甚矣生民之失所可思矣有所怨者怨當時之君若臣也陳氏壽熊曰今夕何夕皆心竊私幸之辭非相語也傳子兮者嗟茲也疏申以自嗟歎也王氏述聞謂嗟茲卽嗟嗞殊鑿

朱氏通義從集傳謂與序意不合蓋惟男女失時益見遂其昏姻者之可樂也又謂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而思之也秦氏日箋亦謂詩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案如蘇及集傳合之序說少迂以釋經文則順依諸家用申序說固順以解經文則迂矣

凡言昏姻得時不得時者卒謂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時若月之早晚不爲失時詩之所陳皆不指此而是詩尤易見三章本昏姻正時也而男女竝過其當昏嫁之年且猶有遂有不遂此詩人所爲歎耳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可以嫁娶矣參星正月中直戶疏引王氏肅說三星在天謂十月則在東南隅謂十一月十二月甚明箋乃以爲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胡氏後箋駁之曰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旣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旣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民所不見何以示之㝡是　箋以心星在天三月末四月中在隅四月末五月中在戶五月末六月中集傳呂記從其在

天之說而不用其在隅在戶故呂記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集傳謂在隅爲夜久在戶爲夜分於義較優然未若傳之尤允也

良人傳以爲美室三章一義固善然經傳未見稱女爲良人者故王氏以爲言女子之失時者而諸家從之

傳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王氏肅因曰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疏亦謂此時貴者亦昏姻失時案此泥粲字之訓耳是詩豈爲在位作邪李氏曰國語雖曰女三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當矣且上章云邂逅明是凶荒殺禮之昏安得備一妻二妾之制

杕杜

辯說以曲沃晉之同姓服屬又未遠未必如序說集傳因易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蒙案序較有關係而義亦正大集傳則其事無足重輕且呼行路之人而求助行路亦必不許我矣序說爲長

郝氏敬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陳氏啟源亦曰兩胡不非望詞乃決詞也言他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得之若甫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毛無傳意當如呂傳滑滑不相比也是正興後四句箴以戒異姓臣輔助君援之

詩指未協呂氏謂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深曉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無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最允蓋此必晉君懲於曲沃之叛因疏遠其兄弟而益以無助不知同父同姓之非可概論也鄭風揚之水詩義同

許氏謂此詩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前三句以朱子之意求之後六句以東萊之意求之恐得此詩之旨此可與序說相參朱氏通義又謂此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義言行路之人決無相佽相比之理所以勸人之篤於同氣也其意正合

羔裘

箋謂是卿大夫采邑之民特以維子之故推之初無他據歐陽氏以爲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良是其餘訓義箋本允當呂嚴從之案身旣在位有爲民父母之責而不恤其民失爲上之道矣而詩但曰自我人居居是未嘗怨也古者民有去本國適他國之事今曰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足見風俗之厚不忍去大夫正以不忍去君也夫晉勢日衰在位又不知撫恤而民猶懷其故好而不忍他去豈非厚哉

嚴氏謂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亾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姜氏廣義亦謂國家危急之秋尤以民爲邦本倘爲時勢所迫虐用其民民將叛之誰與之守幸而不叛亦與之同盡爾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

君臣無立國之經歟也案國勢之存亾視乎民心之去留故時阽艱難尤以恤民爲急二說足以發之姜氏推及於君在位之不恤民亦君之責也

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疏引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郝氏義疏據釋文居又音據謂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釋言究窮也孫本之爲說究居聲轉爲義故傳云究究猶居居然孔所謂懷惡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義尤明暢

不寋故也不寋好也臣對君之辭維子之故維子之好民對臣之辭葢臣於君民於臣有義焉有恩焉古者恩義兼盡觀於七

月小雅則可見矣故久爲之臣民者曰故曰好疏乃謂在位者幼少未仕時與此民相親愛故稱好殊泥

鴇羽

朱氏通義謂綢繆以下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概判爲昭公詩非也至以鴇羽爲追刺昭公尤不然案鄭譜列此爲昭公詩故孔爲附會其義如此其譜鄭則以出其東門三篇爲厲公詩孔又據三篇序文皆公子爭後事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當爲厲公詩夫一云公子五爭一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事正同也於鄭厲之最後一君於唐歸之始亂之君前後違戾鄭氏之失而孔從爲之辭

序以君子下從征役集傳易以爲民王氏總聞謂詩以種蓺爲

辭當是農民何氏古義曰今案詩中有藝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允矣顧氏學詩謂以稷黍稻粱爲言者求爲隴上之民而不得然大夫征役皆自言其事未有假言農事者　五世李氏黃氏皆謂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而朱子舊說同之益知謬以下不當直以爲昭公詩

王事凡下從上役本於王朝之定制者卽是非必勤王而後爲王事也嚴氏謂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良是

王事靡盬二句謂王事靡息身在征役故不能藝稷黍耳箋乃謂旣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疏因謂雖歸而不能誤矣集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甚明

朱氏道行曰子少則怙父母既壯則父母怙子所謂相依爲命也怙父母正子之所乃今不得故呼悠悠蒼天而訴之國風困於征役之詩或怨其上或思其家獨陟岵思念父母鴇羽欲養父母藹然孝子仁人之意唐魏有先聖遺風固不徒以儉哉

無衣

此序甚誤孔氏雖云其臣之意美之然序果出聖賢之手則或直筆示譏或微文見意必不苟爲而已今乃不然而特書曰美其非成於孔子子夏可知也諸家過於信序曲爲迴護程子呂氏猶沿其誤自辯說集傳出大聲疾呼而晉武簒國弒君之罪暴著於世其有功名教非淺又詩雖他人所述亦必約請命之

辭爲之乃云豈曰無衣七兮則謂之倨慢無禮信矣陳氏啟源

詆之何與

春秋之義在褒貶詩之義在美刺此不當曰美明矣辯說謂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其辭至嚴正也嚴氏毎謂首序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於此獨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鎭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

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其說與呂氏迥異則朱子辨正之功也陳乃欲翻朱子之案不知錄淫詩之案可翻此詩之說不可翻也此而可翻則三綱淪九法斁矣

范氏詩瀋曰武公之請命名爲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辭卽不啻大書其篡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綦嚴序者何以昧此大義朱子辨此審矣

序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辯說謂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已不然其說

矣後之釋詩者猶沿序誤以史記推之當是武公使大夫請命而非大夫為之請且是請命天子而非請命天子之使為序者蓋見詩中稱子意對天子之使言故曲為此說然臣可以子稱國君卽國君亦可以子稱天子此又序之失也

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疏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陳氏疏謂禮為人臣者無外交雖或有天子之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蓋序中使字必吏字之誤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委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晉武克曲沃以寶器

賂僖王必有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爲君請命僖王得賂遂以武公爲晉侯是請命在周斷不在晉由轉寫吏誤作使遂多謬說此詩卽其大夫所作故爲美而不爲刺至武公并晉天子不正篡國之罪而反許受命之請編詩者隱喻刺意爾案此條駁正箋疏極其精覈申明序說亦與朱子無悖黃氏日鈔曰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爲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徼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爲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稱僭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爲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

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蒙案所載新說與呂氏之說不遠猶有回護序說之意焉乃舊說也斷以今本爲正

楊氏守陳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子辯說至當矣然辯猶開兩說至傳則直以爲武公之所自作者耳愚謂武公亂賊也若果其所自作則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葢詩人陰刺如辯說之後一義云耳蒙謂作者但陳其辭不溢一語并不及天子之許自是立言體存之正以著亂臣之罪乃春秋據事直書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注疏而下竝作二章章三句顧氏本晉以豈曰無衣句七今六

今句作章四句衆上四字少讀連下爲句未可判作兩句也宜從舊

有杕之杜

此篇序義辯說以爲全非詩意是也武公以孽奪宗暴橫實甚何憂其寡特哉嚴氏謂國人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國人自欲飲食之見君不能養賢如此兼取首序亦善但其解首二句云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寡特而無輔亦泥序之過不如集傳謂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義方直截蓋卽以爲刺晉武亦純述一己好賢之意而武之不求賢自見言外非以杕杜爲晉武喻也

曷飲食之箋謂何但飲食之義屬添出且風體以飲食爲重此不應獨輕云曷者好之至而物若不足稱其情也

葛生

傳箋皆不以此婦之夫爲喪亾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亾者集傳呂記竝承用之此一說也嚴氏則以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及次章言塋墓易爲悼亾何氏古義姜氏廣義主之又一說也二者孰是曰當以前說爲正而後說輔之何者予美亾此謂予之所美者不在是則夫猶在也晉獻攻戰多勝故不言悼亾言思存然好攻戰則有死亾之道焉廣漢張氏以爲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亾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義尤曲

盡詩主文譎諫設爲婦人思其夫不在之辭序所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者乃要其終而言非以詩爲正指喪亾也

何氏引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惔惔方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夗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亾之詩舊矣案此則昔人早有爲是說者然於詩辭究太迫切如嚴云婦人指其夫征役所夗之地郝氏敬以角枕錦衾爲斂襲之具皆非詩指

傳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並當

徐氏光啟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

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
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因有夫
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之說於經文為支
非經指亦非傳意陳氏疏曰凡齊必居於正寢故為之別設此
角枕錦衾也又引古禮文以言夫從征役旣缺時祭婦人斂藏
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爾案傳所云齊物未見經據范
氏謂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呂嚴竝從其說疑得之
詩所指宜廣而新昏之別更可傷此舉其新以見其舊也
息者易隨卦象傳嚮晦入宴息之息以夜言旦箋明也獨自潔
明於義別出程子曰獨處至旦其說為是獨處是統言息就夜
言旦則自夜至旦也

前三章就當時言末二章以日後言蓋不至寡人之妻不止矣李氏曰造次顛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與柏舟詩無以異

采苓

上篇曁此篇序一好攻戰一好聽讒竝以爲刺晉獻公案獻公攻戰疏歷引春秋傳爲證其聽讒朱子舊說亦曰觀驪姬譖殺太子及羣公子之事可見且於詩之世次亦合也殆無可疑者集傳以采苓爲比則人之爲言即蒙采苓爲說此正王氏以人之爲言六句連上采苓之義而李氏以爲下皆教獻公之法不當連上文爲說者也後說作興較是至取興之指傳以采苓細

事喻小行首陽幽僻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歐陽氏以下言人人殊傳箋近之

傳首陽山名疏謂在河東蒲坂縣南王氏地理考引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案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一名首陽山一名歷山一名薄山一名襄山一名蒲山一名中條山一名獨頭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一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葢隨地異名也永濟卽漢蒲坂蒲州後升爲府集傳首陽首山之南葢本之輿地廣記山南曰首陽之說但於下首陽之東難通當如論語集注云首陽山名

釋文以爲作僞爲非疏依僞字解陸爲長陸於爲有去聲如字

兩音去聲據箋如字蓋出他家如字爲長
然與信有別信存於心然可也行之於事重言舍旃兩言苟亦
事一發而禍機貽數世不得不慎之又慎也
箋於人之爲言謂爲善言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謂謗
訕人欲使見貶退歐陽氏以下文再舉人之爲言不舉舍旃舍
旃知非二事易爲戒獻公聞人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
較審諸家多從之至末二句則箋所云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
所得本當歐易以爲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然徐察
虛實卽在苟亦無然之中胡得者乃謂讒言者無所得卽別本
作僞可見集傳上四句從歐下二句從箋折衷盡善徐察而審
聽之一語亦最爲止讒之要

嚴氏謂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譏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葢察其書所由來也案此釋下四句別爲一義亦通然依集傳尤斬截

學詩詳說卷十